

有关方言保护的话题，最近很热闹。省外，有闹得沸沸扬扬的“捍卫粤语”行动；省内，7月31日，海南省人大审议通过《海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>办法》，其中关于本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、拓宽新闻报道中语言种类使用范围的相关规定，赢得了一片叫好声。

海南是个公认的方言宝库，岛上通行的语言有汉语、黎语、临高语、村语、勉语、回辉话等，共有14种彼此不能通话的语言和方言，可以说是语言和汉语方言最多的省份之一。

方言，是地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。海南方言的多样性，恰恰折射了海南文化的多样性。作为一个移民岛，这些年来海南普通话推广成效显著，因此有人担忧海南方言被不断边缘化甚至消失。

对此，有专家认为，语言的发展和社会、自然一样存在着优胜劣汰，但方言和普通话都是有自己完整的语音、词汇、语法的独立的语言，本身不存在高下，也没有非此即彼的对立，反倒相互之间可以吸收补充生动的词汇，如此，语言才会越发展越丰富。而随着善待和保护方言意识的增强，海南方言的保存、推广和研究，路会越走越宽。

——编者

海南话：越说越有味

文／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实习生 王亚强



近日，文昌市文化经济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邓文忠在“天涯社区”发了一个免费开展文昌话培训班的帖子，吸引了多位网友跟帖，他们热烈讨论了海南话（包括被官方认定为标准音的文昌话）的学习和推广等话题。8月21日，海南日报记者采访邓文忠时得知，原先计划只办一个20人左右的小班，培训对象是在文昌工作的外省人，现在报名人数已有30多人，于是不得不寻找当地的学校合作，准备开办“我爱文昌讲学堂”，将推广文昌话这一活动进行下去。

邓文忠是江西人，目前在文昌工作，说到举办文昌话培训班的初衷，他坦言：“文昌是文化之乡、将军之乡和国母之乡，有很多美誉，作为一个外地人，很有必要融入当地文化，入乡随俗，才能集思广益，增加投资开发的凝聚力。”其实，和邓文忠一样，许多在文昌工作、投资的外地人，都表现出对当地文化的浓厚兴趣，尤其是对文昌话平和的语流、温婉的音调最为着迷。

乡音最美

“一千不如八百现，八百不如六百到身。”这句流行于琼北地区俗话，用海南话念起来非常押韵，意思是说：别人承诺给你1000元，不如给你兑现800元；而说是800元，还不如如有600元到手。从中可以看出海南人务实求真的处事态度，看重实际的生存智慧，以及话语背后长期积淀下来的地域文化元素。

任何语言和方言都是地方文化最重要的载体。用海南话演唱的琼剧，已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，它也是所有本土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之一，而且在国外有海南人的地方也能引起情感上的共鸣。

今年7月底至8月初，海口市琼剧团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访问演出时，受到海南侨胞的热烈欢迎，因为浓浓的乡音、熟悉的唱腔唤起了他们心中的故土情思，毕竟，家乡文化已经在他们心灵深处留下深深的记忆，而传递这一切的媒介便是——海南话。

省语言文字办公室退休干部朱运超先生，今年已经62岁，从事海南话词条搜集整理工作已有20年。几年前，他在某网站上看到一部明代嘉靖年间潮州戏的剧本《荔镜记》，发现里面大量词汇居然和今天的海南文昌话完全相同，这一发现让他振奋不已，原来海南话作为古老的汉语方言一直顽强地存在着。

朱运超同时也感到遗憾，因为很多生动而具有独特文化含义的字词，在今天的海南话中已经很少使用，很多母语是海南话的人根本不知道话语中一些字词的原本字眼——“本字”。事实上，当你问某位海南人，他口中所说的某个发音，写成汉字应是哪一个字时，他未必能弄清楚。

于是，寻找海南话“本字”成了朱运超加给自己的另一个任务。多年来，他通过个人对海南话的感受和回忆，并借助《辞海》等工具书，找到了3000多个海南话中的“本字”。譬如，煎药后滤掉药渣这个动作，海南话用“滗”字来表达这一缓慢地从药罐中滤出药液的过程，有小心翼翼的味道，非常传神。

古韵犹存

海南话，也称“海南闽语”，目前规范的学术名称为“海南方言”。

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符其武，在《琼北闽语词汇研究》一书中写到：“从宋代开始，福建移民络绎不绝地经海路和陆路迁往海南，对海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福建人所带来的闽方言，经过千里的辗转及数代的融合变迁，最终发展成今天海南岛上80%人口所通用的最大语种即‘海南话’。”

闽方言由于保留下来的古汉语较多，因而被学术界称为“语言的活化石”。在海南话许多常用字词中，也保留了丰富的古代汉语发音。

“汝乜候呐回来(你啥时候才回来)?”这句再平常不过的海南话，主语不用现代书面语常用的代词“你”，而是古代汉语的“汝”，不过发音不是翘舌音“ru”，而是平舌音“lu”(据说古汉语就用这个读音)。

又如，海南话的“哭”字发音，跟普通话完全不同，它的发音是“hao”，本字是“嚎啕大哭”的“嚎”。

海南话中的“锅”，其实是“鼎”的意思，一种古代的炊具，可以追溯到青铜器时代，但其发音不是“ding”，而是“dia”。

海南方言研究专家、省党史办副主任陈波研究员，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道，有时候讲海南话的人，会觉得自己平时经常使用的词语，有许多是写不出字来的，或者跟现代汉语，即普通话的发音相差较大，甚至根本对不上号，这是由于海南话中沿用了大量的上古音和中古音所致。

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例如：“嘴巴”一词，海南话仅用一个“喙”字来表达；“夜晚”用的是“暝”字；“浇”字用的是“沃”字。这些字与古音、古义都是相符的。其它的古语、古音还有：哺(咀嚼)、宴(晚)、曝(晒)、脰(脖子)和铰刀(剪刀)等等。

吸纳外语

陈波还提到，海南是我国著名的侨乡，琼侨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，他们带回了许多英语、马来语中的词汇。

其中，来自英语的词汇有：球出界说成[ao6 sai6]，就源自英语的“outside”；投篮可说成[xou2 lam2]，也可以说成 [sut7]，后者便是英语的“shot”；打扑克的发音是[pˈa7 pˈe6]，有些学者认为[pˈe6]源自英语中的“pair”；领带的[lek7 tai6]发音，则是英语的“necktie”。

来源于马来语的海南话新生词汇也很多，如海南茶店售卖的一种以椰子酱做馅的面包，名叫“嘎亚包”，很受海南大众的喜爱，但是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是马来西亚华侨带回来的食物；其海南话发音为[kal hia6 bao1]，正是源自马来语“椰子酱”的读音[kal ya]。

老华侨拄的拐杖海南话称为“洞葛”，也是源自马来语的“tongkat”；最初岛上的居民是用皂荚洗衣服，称为“番碱”，后来称为“柴末”，后者的发音则来源于马来语的“sabon”。

此外，还有少数来自其它国家的词汇，如“迈”来自法语“meter”，是丈量单位“米”的意思；毛线衣“浪”也是源于法语“laine”，意为“毛线”；海南话称“锡桶”为“din”，其实是英语“tin”的发音，原意为“锡”。

陈波说，海南话除了受到外来语的影响之外，还受到海南本地其它语言和方言，如临高话、黎语、回辉话等的影响。因而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，海南话渐渐地杂糅了各种各样的语言与方言，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，成为一种有别于福建闽语、广东闽语和台湾闽语，且具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的方言。

善待和推广

如今，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一代海南人，在学校学习时使用的是普通话，回到家里才讲海南话，有的甚至不说海南话。有人担心，长此以往，20年后海南的孩子也许就不会说海南话了。

因此，省政协委员、海南广播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李木(李成)曾在我省两会期间递交了相关提案，建议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，也应关注和扶持海南方言，二者并不矛盾，因为丰富的社会需要多元文化，海南的文化特色主要由海南方言来承载，如果丢下海南方言，就是丢下海南文化，其实也就是丢下海南对世界的影响。

朱运超更是逢人便呼吁：“不能等到有朝一日海南方言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时，才想起它的保护和传承问题。”

他们认为，保护海南方言，首先政府要重视，社会要关注，在广泛宣传中形成共识；城市家庭应在日常生活中鼓励孩子和外地人学说海南话；广播、电视台要继续办好海南话新闻、故事会和琼剧节目等等。

最近几年，有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，于是通过形式多样的文艺娱乐活动来推广海南话。如海南广播电视台的《海南一家亲》节目，虽然娱乐的味道重于传承的功效，但毕竟引起了众多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关注。

海南省琼剧票友协会(前身为“琼韵剧社”)的一帮年轻人，则通过自己学唱琼剧，然后走进社区和农村义演琼剧的行动，并借助网站“琼韵网”，向广大岛民推广海南话，并以传承乡土文化艺术——琼剧为协会的社会责任。